

高中名篇 写作艺术 探析

GAOZHONG MINGPIAN
XIEZUO YISHU
TANXI

钟光贵
编著



上海教育出版社

高中名篇写作艺术探析

钟 光 贵 编著

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永福路 123 号)

(邮政编码: 200031)

各地新华书店 经销 上海商务联西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7 插页 4 字数 172,000

1998 年 6 月第 1 版 1999 年 1 月第 2 次印刷

印数 4151—9170 本

ISBN 7-5320-5626-0/G·5918 定价: (软精)9.80 元

校园里的水杉 (代序)

钟 光 贵

在群芳竞妍的校园里，
她，显得多么寒伧：
没有花朵，没有芳香；
游园者
谁也不予以顾盼。

她，
自愧不如、暗自神伤，
长年累月地、悄悄地
安居在
偏僻的池边。

可是，她
既不寂寞，也不孤单：
一批批的新老学者
络绎不绝地前来探访……

[注] 水杉，是世界上存活年龄最长的树种之一，经过多次剧烈的地壳大变动，仍然生存下来了，被称为是地球上的“活化石”；而且这种树大都生长在中国，是我国植物中的国宝。为了进行教学，我校生物系引进了两株。长期相处，若有所悟，遂写此诗以为序。

4/11/09/66

目 录

皇帝玩弄人命的血泪记	钟光贵 (1)
——《促织》的聚焦艺术	
开创三国鼎立局面的壮举	钟光贵 (9)
——《群英会蒋干中计》的悬念艺术	
好的开端是成功的一半	杨英姿 (19)
——《林黛玉进贾府》的人物出场艺术	
天山,神话与童话编织的世界	钟光贵 (34)
——《天山景物记》的猎奇艺术	
美,从何而来?	蔡建卫 (44)
——《绿》的观察艺术	
荷塘月色里有雷鸣电闪	钟光贵 (51)
——《荷塘月色》的寄托艺术	
环境,人物赖以生活的客观条件	钟光贵 (60)
——《祝福》的环境设置艺术	
上梁山,是别无选择的选择	钟光贵 (67)
——《林教头风雪山神庙》的设境写人艺术	
游记写作的典范	钟光贵 (76)
——《雨中登泰山》的记游写景艺术	
侯赢,识力智力胆力的化身	黄子炎 (86)
——《信陵君窃符救赵》的抑扬艺术	
给英雄以用武之地	钟光贵 (95)
——《轂之战》的借战写人艺术	

红花须得绿叶扶·····	钟光贵	(104)
——《温酒斩华雄》的烘托艺术		
情节,人物性格的历史·····	钟光贵	(110)
——《项链》的情节推进艺术		
盛宴在刀光剑影中进行·····	朱永钢	(119)
——《鸿门宴》的张弛艺术		
一个富有理想色彩的真实故事·····	陈俊丹	(126)
——《书博鸡者事》的传奇艺术		
木棉,富有超越美的大树·····	金千里	(132)
——《致橡树》的诗意深化艺术		
一封征服千军万马的书信·····	甘霖	(139)
——《与陈伯之书》的叙情艺术		
豪放诗风的开创之作·····	钟光贵	(147)
——《念奴娇·赤壁怀古》的借古抒情艺术		
历史与现实织就的悲壮画卷·····	钟光贵	(156)
——《永遇乐·京口北固亭怀古》的借古鉴今艺术		
“呈给大地”的宣言·····	钟光贵	(166)
——《大堰河——我的保姆》的意象创造艺术		
集讽刺艺术之大成的典范·····	钟光贵	(176)
——《装在套子里的人》的讽刺艺术		
冲案,现实主义戏剧的生命·····	钟光贵	(189)
——《雷雨》的冲突艺术		
电影化散文的开创之作·····	莫尧道	(200)
——《风景谈》的画面组合艺术		
淡雅疏朗的“白洋淀派”·····	钟光贵	(210)
——《荷花淀》的诗化艺术		

皇帝玩弄人命的血泪记

——《促织》的聚焦艺术

钟 光 贵

促织,又名蟋蟀,是一种小动物。蒲松龄用它作题材,竟然写成了一篇广为传诵的小说佳作,既富有深刻的现实意义,又闪耀着浪漫主义光彩,成了《聊斋志异》里的佼佼之作。

小说写作成功的原因很多。从创作技法上看,主要应当归功于聚焦艺术的运用。聚焦,是物理学的名词。意思是:使光或电子束等聚集于一点。文学创作上的聚焦艺术,是构思文学作品的一种艺术方法,它可以使作品中的人物关系、故事情节、主题思想等高度集中,聚集于一景、一物或一人、一事之上,增强作品情节的紧凑性、结构的严密性、人物的凝聚性和寓意的集中性。

《促织》,比较全面地体现了聚焦艺术的特征。分析研究《促织》,有助于理解、把握和运用这一艺术方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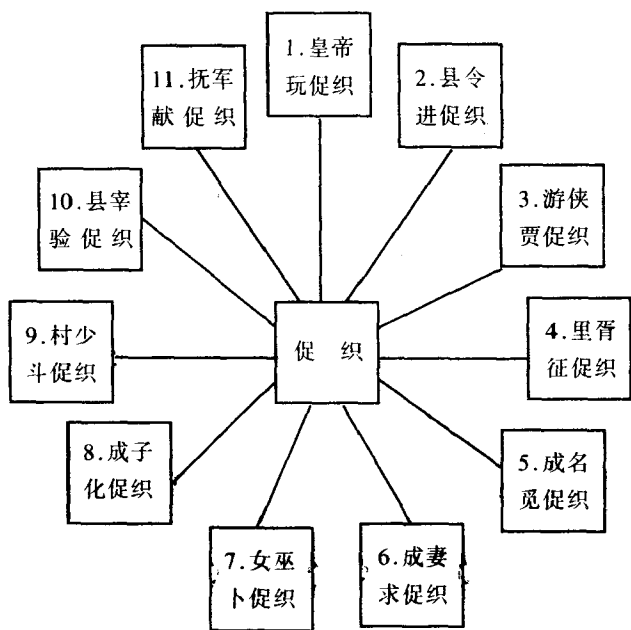
一、促织——描写人际关系的关联物

把促织作为人际关系的关联物,展现出触目惊心的社会环境——是这篇小说聚焦艺术的第一个特征。

所谓社会环境,是指文艺作品中人物赖以生活的活动场所;是

促使人物行动的客观条件；是人与人之间关系所构成。只有将人物置于社会环境之中，才能把人物写活、具有真实感；典型人物只能产生于典型环境之中。描写好社会环境，是小说创作成功的前提。

在这篇小说里，涉及的人物达 11 人之多。尽管各人的出身不同、遭遇不同、气质不同，然而，无不是在“促织”这个事物上构成关系：



这篇小说就是通过上述人际关系网的描述，把这个特定的社会环境勾画出来的。《促织》中展现的社会环境，是个什么样的社会环境？它具有下列三个特点：

1. 小说中的社会环境，至尊皇帝纵情声色的天堂仙境——是通过小说开头“尚促织”和结尾“献促织”的描述而显现出来的。小

说中这样多的人之所以这样忙碌着,一切人物的一切活动,都是为了给皇帝寻找善斗好玩的促织。对皇帝来说,普天之下无不是供他享受嬉耍的极乐世界。

2. 小说中的社会环境,官吏巫贾谋权攫利的花花世界——是通过县令媚上进虫、里胥科敛丁口、游侠居奇昂值、女巫卖卜诈钱、村少驯虫贾利、抚臣献虫获赐、县宰进虫得掖等一系列有关谋取“促织”的事件描写而反映出来的。他们之中,虽然也有出身低微的,但是,对成名来说,却仍是他的压迫者、欺诈者。

3. 小说中的社会环境,贫民百姓备受熬煎的人间地狱——是通过“征促织”、“觅促织”、“求促织”、“卜促织”、“毙促织”、“斗促织”的描写而表现出来的,主要是通过成名寻找促织,以塞官责的悲惨遭遇而再现出来的,从小说中人际关系的描述可以看出,成名一家是社会上受压迫最为深重的底层人们。后来虽然过上了“裘马过世家”的生活,但是,这不过是作者报应观点的反映、善良愿望的化身。

社会环境描写的成功,就为故事情节的安排、人物形象的刻画、主题思想的显示奠定了基础。

二、促织——安排故事情节的贯串物

把促织作为小说叙事的贯串物,描绘出变幻离奇的故事情节——是这篇小说聚焦艺术的又一个特征。

这篇小说,是以促织的需求、有无、得失、优劣作为安排故事情节的依据。

从情节结构看,促织,是作者营造情节结构的支柱:

①“尚促织”、“征促织”,是故事情节的产生(发端);

②“求促织”、“捕促织”,是故事情节的展开(发展);

③“毙促织”、“化促织”，是故事情节的激化(高潮)；

④“斗促织”、“献促织”，是故事情节的结束(结局)。

从故事情节的安排看，这篇小说具有三个艺术特征：

1. 在情节的产生上，具有引人入胜的悬念性——这篇小说，是采用设置悬念的艺术手法来揭开故事序幕的。

悬念产生于主观与客观的矛盾对立。从客观看，一则征缴促织的任务是来自至高无上的皇帝，二则“此物固非西产”，需要的严峻与条件的缺乏，双倍地显示出任务的艰巨；从主观看，承担这项任务的成名，一则无钱(“薄产累尽”)，二则无能(“为人迂讷”)，财力的贫困和能力的贫乏，也是双倍地表现出完成任务的渺茫。

促织从何而来？这样，在小说的开头就把主人公(成名)推入了一个祸从天降、束手无策的困境，引起了读者对主人公命运的严重关注。

2. 在情节的安排上，具有大起大落的曲折性——从层次失意看，全文可分八段(四起四落)：

一是“征促织”，从“宣德间”到“惟思自尽”，概述成名无能捕捉到理想的促织上交朝廷，是情节的大“落”，“落”到主人公“惟思自尽”的地步！

二是“捕促织”，从“时村中来一驼背巫”到“以塞官责”，细说出人预料地捕捉到一头“巨身”促织的经过。这大段又可分为三小段：“境困求卜”、“问卜得图”，“按图得虫”。是情节的大“起”，达到“举家庆贺”的程度。

三是“毙促织”，从“成有子九岁”到“不复聊赖”，描述“连城拱壁不啻”的促织致死的经过，是情节的第二次大“落”，“落”到主人公“不复聊赖”(丧失生存信念)的境地。

四是“化促织”，从“日将暮”到“思试之斗以觐之”，简述成名之子畏祸自尽，魂化为小促织，为成名收养的经过，是情节的第二次大“起”。虽然小促织“形若土狗”(蝼蛄)，但是，“梅花翅，方首，长

颈，意似良”，终为主人公“喜而收之”。

五是“笑促织”，从“村中少年好事者”到“少年又笑”，极写村中少年好事者驯养的“蟹壳青”，角斗之能无与伦比。因此，大肆嘲笑成名促织之低劣，一笑其“小”，二笑其“蠢”，三笑其“呆”。成名也自感“惭怍”，是情节的第三次“落”。

六是“斗促织”，从“屡撩之”到“掇置笼中”，极写成名促织之能。其一，斗败了村中少年战无不胜的“蟹壳青”，使得村少为之“大骇”，“急解令休止”；其二，不仅斗败了同类的促织，而且斗败了异类的凶鸡，咬住鸡冠不放。令成名“益惊喜”。是情节的第三次大“起”。

七是“验促织”，从“翼日进宰”到“宰不信”，这个自然段又可分为两个小层次，先写县宰“见其小，怒呵成”；次写成名述虫之异，县宰不信。是情节的第四次大“落”。

八是“献促织”，从“抚军大悦”到“裘马过世家焉”。概述成名小促织斗败一切异状促织，获悦于“上”；详述成名获得丰厚赏赐的情况。是情节的第四次大“起”。

这就充分地显示了情节戏剧化的特色。

3. 在情节的展开上，具有出人意外的神奇性——这篇小说情节的神奇性，主要表现在“卜促织”、“化促织”和“斗促织”这三个情节上。

首先，从艺术手法看，这三个情节是分别采用“神仙显灵”、“人物幻化”和“理想夸张”的手法描写出来的。作者之所以要这样写，并非随心所欲、故弄玄虚。试想：“为人迂讷”、“薄产累尽”的成名，怎么能从不产促织的地方捕捉到理想的促织呢？因此，当成名三次陷入绝境的时候，出现“神仙赐虫”、“成子化虫”和“虫胜公鸡”的奇迹，就成了不符合事实真实、却符合艺术真实的事了。这是浪漫主义创作方法的体现，是情节理想化的产物。

其次，从艺术效果看，这篇小说的情节之所以具有大起大落的

曲折性,应当说,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这三个情节的描写。试想,如果删去这“求之于神”、“借之于幻”和“托之于冀”的情节,事情发展的结果将会怎样?按照人物的主观条件和社会的客观条件来看,主人公的命运将面临一场越来越悲的大悲剧。但是,由于小说中有了这三个情节的描写,才使主人公绝处逢生、化险为夷,造成了情节的路转峰回、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三、促织——刻画人物形象的凭借物

把促织作为人物活动的猎取物,活画出忧闷欲死的儒生形象——是这篇小说聚焦艺术的再一个特征。

成名,是这篇小说里的主人公,从小说可以看出,他是个出身贫寒、为人老实,由于征缴促织弄得家破人亡,后因意外缘故因祸得福的儒生形象。这个人物形象的塑造,不仅揭示了“促织事件”的社会意义,而且还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艺术价值:

1. 以谋取促织作为人物行动的因由——这是聚焦艺术在刻画人物形象上的集中体现。小说中主人公全部活动的宗旨,归结为一点,就是想方设法为皇帝捕捉到一头善斗的蟋蟀,以塞官责。

在小说中,主人公的命运与促织的命运紧密相连。促织的有无、得失、优劣,决定着主人公的悲喜、祸福。

这样,寻觅促织的事件就形成了小说的线索,便于作者沿着这条线索,安排故事情节,刻画人物形象。

2. 以基本性格作为表现人物的依据——这是这篇小说刻画人物形象的显著特色。

从接受任务看,征缴促织的任务之所以落到成名头上,根本原因有两个。从客观上看,是猾胥视他“迂讷”可欺,将他“报充里正役”;从主观上看,是他“迂讷”已极,“不敢敛户口”,有苦自己尝;从

完成任务看,在解脱困境上,也表现出成名的“迂讷”无能,例如“卜促织”和“化促织”两个情节的产生,“卜促织”是成妻所“卜”;“化促织”是成子所“化”。他只有仰仗他人之力从绝境中解救出来。

3. 以社会环境作为人物活动的舞台——这是这篇小说刻画人物形象的又一个特色。

这篇小说是以成名捕捉促织的故事为基本构架的,但是,作者没有把这个故事写成人与自然的斗争,而是把“捕捉促织”的故事放到广阔的社会环境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中)去描写(见下图):

情节	尚促织	征促织	求促织	卜促织	化促织	斗促织	验促织	献促织
人物	皇帝	里胥	成妻	女巫	成子	村少	县宰	抚军
彼情	帝之乐	胥之猾	妻之贤	巫之诈	子之惧	少之骄	宰之威	抚之令
此情	成之苦	成之迂	成之愚	成之诚	成之悲	成之讷	成之畏	成之从

从上表列举的情况可以看出,主人公(成名)的形象,是作者运用了八个情节,联系了八个人物,采用了衬托、对比等手法而描绘出来的。

作者之所以这样写,因为人是具有社会性的,生长于社会、活动于社会,是不能脱离人类社会而为所欲为;相反的,只有把人物放到社会环境中去描写,才能给人物形象赋予艺术的生命。

四、促织——显示主题思想的寄托物

把促织作为小说寓意的寄托物,揭示出发人深省的主题思想——是这篇小说聚焦艺术的第四个特征。

在这篇小说里,借促织的描写,寄寓了什么样的主题思想?

1. 通过“求促织”的描写,展示出封建制度下底层人民的命运是悲惨的——小说中的成名,经历了多次大起大落的波折,最后成

了“田百顷，楼阁万椽，牛羊蹄躐各千计，一出门，裘马过世家”的邑中豪富。

但是，仔细研读，不难发现，写祸，是实；写福，是虚。从两次获得促织的描写来看，一次是成妻求神问卜、成名按图求索而得；另一次是成子惧祸自杀，幻化促织而得，这不是现实主义的写法，而是作者报应观念（“天将以酬长厚者”）的体现。是愿望的具象化，是浪漫主义笔法。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含泪的苦“笑”，是更悲的“喜”剧。（表层主题）

2. 通过“尚促织”的描写，揭示出成名一家悲剧的根源——成名之所以惨遭家破人亡的悲剧，一是“宫中尚促织之戏。岁征民间”，封建社会最高统治者是罪魁祸首；二是封建社会中层统治者“媚上”的结果。此物本非陕西所产，只因华阴令“以一头进，试使斗而才，因责常供”；三是封建社会下层统治者“猾黠”所致。将征缴促织的劳役摊派给家中“蠹贫”、“为人迂讷”的童生成名所造成。一句话，小说中的这层涵义，是通过皇帝“尚促织”、华阴令“进促织”、猾胥“征促织”而描述出来的，从而展现出从天子到里胥层层欺压贫民百姓的罪恶画面。（里层主题）

3. 通过“写促织”的小说创作，暗示出封建社会罪恶历史的连绵性——这篇小说，仅仅是运用明朝的故事来揭露明朝统治者的罪恶吗？从小说的内涵和作者的表白来看，都不止是限于这个表面涵意。

作者在“异史氏曰”中说：“故天子一跬步皆关民命，不可忽也。”显而易见，作者写这篇小说的本意，不是就事论事，而是从个别事件总结出带有普遍意义的结论，以期所有的“天子”皆“不可忽也”，是一篇富有“以古喻今”价值的讽谕小说，由于一则为了避免“文网”之祸，二则为了便于鞭辟入里，而采用了曲笔。（深层主题）

开创三国鼎立局面的壮举

——《群英会蒋干中计》的悬念艺术

钟 光 贵

在小说创作中,构思的技法是很多的,悬念艺术是常用常见、成效显著的一种。

所谓悬念,是结构文学作品的一种艺术手段,即作者在描写故事情节、安排矛盾冲突时,将作品要表现的主要内容,作为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先行提出或预作暗示,故意在读者心中造成疑团,激起读者急于了解事情发展结果的期待情绪或好奇心理。古代文论把这种艺术手法称为系“扣子”,意思是在情节的发端打一个“结”,系一个“扣”,然后,在情节的进展中逐步地解开这个“扣子”。

作为我国优秀文学传统体现者的长篇历史小说《三国演义》,更是以故事情节的描述见长,以悬念艺术的运用取胜,第四十五回“群英会蒋干中计”就是这样的代表作。它典型而生动地显示了悬念艺术的强大生命力。

这回小说描写的中心情节,正如小说的标题所表示,是“蒋干中计”。中什么“计”?中周瑜的“反间计”——即离间曹军统帅曹操与其部下(水军都督)蔡瑁、张允的关系,企图借曹操之手除掉蔡瑁、张允。这个“计”,能否实现?如何实现?就成了这回小说的中心悬念(或称总体悬念)。

这回小说,就故事情节而言,可分为四个部分,这就是:“寻

计”、“定计”、“用计”、“中计”。它们分别从悬念演变的各个层次，为悬念艺术的运用，提供了宝贵的经验：

一、“寻计”：悬念的孕育

“寻计”，是这回小说的第一个内容层次。它包括：“扯书斩使”、“三江口之役”、“周瑜窥寨”等三个小情节，主要描写周瑜“除此二人（蔡瑁、张允）”动机的产生。

为什么周瑜蓄意要“除”蔡瑁、张允？从小说可以看出，是事出有因的：

1. “周瑜窥寨”，是周瑜萌发杀机（悬念孕育）的动因。

先从小说的整体构思来看，《三国演义》是描写三国时期魏、蜀、吴三个封建统治集团之间尖锐复杂的矛盾斗争及其兴衰演变的长篇历史小说。三国鼎立的局面之所以形成，关键在于：吴、蜀两个弱小的统治集团联合起来，在赤壁大战中，击败了军事力量无比强大的曹操，粉碎了他独霸天下的野心。在赤壁之战中，弱小的东吴之所以在刘备的支持下战胜了强大的曹操，主要原因就是周瑜巧设了“反间计”，借曹操之手杀掉了“谙习水战”的水军都督蔡瑁、张允。由此可见，蔡瑁、张允的“除”与“不除”，对于赤壁之战的胜负以及三国鼎立局面能否形成，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再从周瑜的动机来看，他企图“除此二人”的念头，是在“周瑜窥寨”之时产生的，原因是周瑜在窥寨中发现：曹军水寨安排得法，表现出水军都督蔡瑁、张允“深得水军之妙”，如果听任蔡瑁、张允继续执掌曹操水军的指挥权，周瑜“但堪水战”的军事才能就无法施展。蔡瑁、张允的存在，乃是周瑜破曹的障碍。

为什么周瑜要偷窥曹军水寨？这是“扯书斩使”与“三江口之役”情节的延续和发展。

2. “扯书斩使”，是周瑜萌发杀机（悬念孕育）的远因。

“扯书斩使”，是这回小说的第一个情节，是赤壁大战的前奏，标志着孙吴与曹军关系的决裂。周瑜之所以“扯书斩使”，并非小说作者故作惊人之笔，而是有来由的：

其一，主战思想的确立，是周瑜“扯书斩使”的根本原因——周瑜虽有卓越的军事才能，又深得吴主孙权的信赖，但是，由于曹魏与孙吴的军事力量过于悬殊，因此，在对待曹操进兵东吴的问题上，曾有畏战归顺之意。如果东吴降曹，曹操并吞天下的野心就如愿以偿，那么，刘备“联吴抗曹”的大业就落空了。于是，经过诸葛亮的一番游说，特别是杜撰了曹操“造‘铜雀’，锁‘二乔’”的故事之后，刺激周瑜当即作出了对曹决战的决策。由此可见，“扯书斩使”，是周瑜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主战意识的表露。

意识表达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为什么周瑜要采用既“扯书”、又“斩使”这样极端的方式呢？

其二，曹操来信以势压人，严重挫伤了周瑜的自尊心，是周瑜“扯书斩使”的直接原因——小说没有描写周瑜拆书的情节，也没有引述曹操信中的内容，那么，为什么周瑜却这样暴跳如雷？原来曹操书信封面的落款已经具有极大的刺激性。

从落款的内涵看，在权力纷争的当时，曹魏与孙吴，分别是两个地位对等的政治集团，可是，信封上曹操却冒称为“汉”朝的“大丞相”，而把周瑜称为军队里的一名“都督”，把彼此对等的关系似乎变成了隶属关系。如果对这样的措辞无动于衷，无疑，就是在客观上默认了曹操自封“大丞相”的合法地位。

从上述情况可以看出，周瑜之所以“扯书斩使”，乃是在特定情境中周瑜特定性格的表现，是情有可“缘”的。

为了突出周瑜性格的独特性，小说还采用了与鲁肃进行对比的手法。鲁肃，虽然也是主战派，但是，却主张“两国相争，不斩来使”，这就显示出周瑜主战态度的无比坚定，以及对曹操以势压人

的不可容忍的胸襟。

正因为周瑜抗曹决心的无比坚定，因此对破曹障碍的蔡瑁、张允产生根除的念头，就不令人感到意外了。

3. “三江口之役”是周瑜萌发杀机(悬念孕育)的近因。

“三江口之役”，是周瑜“扯书斩使”情节的延续和发展，是曹魏与孙吴政治交涉破裂而导致的第一次军事行动，是赤壁之战的预演。

这场战争，是在形势十分严峻的情况下进行的，严峻的标志是：双方军事力量极为悬殊，曹魏兵力达 83 万之多，孙吴兵力却只不过五万余人，而且曹军正处于节节胜利的锐不可挡的势头。这样，就把这回小说的主人公(周瑜)推进了一个倍受考验的战争环境。

由于周瑜采取了一系列“扬长避短”的战术，终于“以少胜多”夺取了三江口之役的胜利：

一是突袭战——“扯书斩使”之后，周瑜预料到一场战争迫在眉睫，为了夺取战争的主动权，采取了“以有备攻无备”的突袭战术，于是，当即就“随令甘宁为先锋，韩当为左翼，蒋钦为右翼”，“来日四更造饭，五更开船，鸣鼓呐喊而进”，逼使曹操在“不意”与“无备”的情况下被动地应战。

二是舰艇战——周瑜擅长水战，这是连东吴老百姓都知道的，儿谣云：“伏路把关饶子敬(鲁肃)，临江水战有周郎(周瑜)”。相反的，水战却是曹军的短处，从北方带来的青徐之军，不习水战；在南方降曹的荆州之军，久不操练。这样，就使孙吴由劣势变优势，使曹魏由优势变劣势。

三是弓箭战——“水路交兵，当以何种兵器为先？”在第四十六回“用奇谋孔明借箭”中作过明确的回答：“大江之上，以弓箭为先。”这一战之所以旗开得胜，就是吴军先锋甘宁用弓箭把曹魏应战将领蔡瑁射倒的，继而，左、右两军紧紧赶上，三军齐发，箭炮并